

章潢《圖書編》易學圖式思想的「河洛」觀*

陳睿宏**

（收稿日期：106 年 11 月 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10 月 9 日）

提要

章潢（1526-1608）《圖書編》輯收前人易學圖式，立為己意，鎔鑄成為屬於自己的新認識。在龐富的圖式理解中，〈河圖〉與〈洛書〉一系，為其重要之大宗。尤其〈河圖〉與〈洛書〉，自先秦典籍之片面記載以來，與易學系統始終存在難解之糾葛，尤其至宋代開啟緊密的聯繫關係，成為宋代以降論《易》所面對的重要元素與課題。章潢輯收諸圖，綜理前人之說，在根準於傳統《易傳》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認識觀點，勾勒出具體的思想主張。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其〈河圖〉與〈洛書〉之有關圖說，作為探討之主題，考索〈河圖〉、〈洛書〉相關圖說之可能發展衍化情形，述明有關圖說之具體內涵，耙梳其體現的陰陽變化之道的重要思想意義。

關鍵詞：章潢、圖書編、河圖、洛書、先後天、圖書易學、易經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明代章潢圖書易學研究——以《圖書編》作為開展」（計畫編號：106-2410-H-004-151-）部分研究成果。復蒙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使本人修改益臻周備，謹此特表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易學之發展演變，概括而言，漢代以象數見長，魏晉逐漸走向義理化，至宋代除了傳統的象數與義理之取向外，新興的圖書之學成為新的理解方法與視域，主要開展於北宋陳搏（?-989）時期，並成熟而擴大到南宋，不斷的漫延與茁壯成長，「元明清三代學者共同繁衍發揮，終于形成了易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圖』『書』之學」。¹以圖式符號結構的理解模式，開啟出嶄新之論述體系，也引領另類之哲學觀；一幅幅的圖說，呈現諸多的易學理解主張與宇宙圖式，機械化圖式的背後，傳遞出宏富而多元的思想血脈，透過哲理性的認識，進行更有意義更具有機性的理解。

現傳易學圖說名家，除了陳搏之後，包括劉牧（1011-1064）的〈河圖〉與〈洛書〉，邵雍（1011-1077）的先後天圖說，以及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之外，南宋如朱震（1072-1138）、朱熹（1130-1200）、林至（?-?）、稅與權（?-?）、朱元昇（?-?）、佚名之《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宋末入元的丁易東（?-?）、郝大通（1140-1212）、張理（?-?）、明代如胡居仁（1434-1484）、來知德（1525-1604）、章潢（1526-1608）、楊時喬（1531-1609）等等不及周全列說的《易》家，以及清代辨圖之諸家，²可以視為圖書易學發展過程的重要代表。其中章潢的圖說，主要收錄於其類書性質的《圖書編》一著之中，³長期以來未能得到一般易學家的關注與認識。

¹ 見施維《周易八卦圖解》中劉大鈞之序言。施維《周易八卦圖解》：（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2。

² 如黃宗炎《圖學辨惑》，列圖式有七；胡渭《易圖明辨》，列圖式四十一；張惠言《易圖條辨》，列圖式二十等等。

³ 章潢，字本清，號斗津，為江西南昌人，秀才布衣，《明史》本傳與《明儒學案》記載其生平事蹟。熱衷教育，開授講學，南昌東湖立學堂，名「此洗堂」，又聘主白鹿洞書院，廬陵會講，化雨春風，傳授聖道。勤於論著，輯制群書，著《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又著《周易象義》、《讀易雜記》、《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劄言》、《論語約言》諸書。一生清貧，德行高雅，私諡「文德先生」。同吳與弼（1391-1469）、鄧元錫（1529-1593）、劉元卿（1544-1609），號稱「江右四君子」。學列王門，好言心性明善之道。參見清·張廷玉等撰：《章潢列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83，頁7293。又見清·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24，頁570-576。又見萬尚烈〈章斗津先生行狀〉，引自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末，頁850-862。又見清·陳宏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303；卷2，頁314。有關章潢之著作，清代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除了前述諸著外，另又記載有《大中本旨》與《此洗堂語畧》二著。

明代《易》圖之發展，原本於宋代之圖說，並在承繼影響下，復有新制，益為發皇。徐芹庭先生指出，「明代圖愈演愈多，其說愈繁。尤其古太極圖之增演，更注入明代易圖之繁盛，而楊時喬、來知德、章潢等諸儒更時演新圖，使易圖由增衍加添而新生」。⁴肯定來知德與章潢之圖說最豐，又以章潢為最，其《圖書編》一至九卷專主於易學圖說，而餘各卷則零星分布，約總計輯列二百零六幅圖式，⁵二家採錄多有相異與相同者，引述立說，並又以章潢最為詳明。⁶認識《易》圖之發展，章潢圖說之鉤沉，為不可忽略者，當有重要之價值。歷來學者探討明代易學之發展，於象數與圖說者，聚焦於來知德易學，而章潢之圖說因納收於不屬《易》著典籍的《圖書編》之中，其富豐的圖說思想，始終不受關注，尤其圖文並陳的義理成分，尤為來氏所不及者。易學史上未予注意，而恐致淹沉、遺珠之憾。基於對圖學系譜之認識，瞭解章潢圖說的重要地位，開啟本人之研究動機。

章潢思想之承傳譜系，歷來以黃宗羲（1610-1695）為主的學者，大抵將之歸本王學，易學並以象數與義理兼綜，而《圖書編》輯述圖說，寓圖式以彰明義理；浩彙《易》圖，為其學思之所在，易學思想之所顯，理解其《易》說，固重其《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亦不當輕其《圖書編》所見者，尤其《易》圖之說，俱在《圖書編》之中，為明代圖學之典範，不宜等閒視之；徐芹庭先生《易圖源流》以明代為《易》圖繁衍昌盛之世，指稱章潢並為「集宋元明圖書之大成」，論著中所列明代圖式，亦以章潢為主。⁷郭彧先生亦肯定「其輯圖之多及歸類論說，可謂有明一代集易圖之大成者」。⁸章潢之《易》圖，集宋、元、明三代之大成，確為明代之翹楚。

《圖書編》中之易學圖說，主要輯自宋代以來之圖式，從北宋李之才（？-1045）、劉牧、邵雍、周敦頤諸家，到南宋朱震、楊甲（約 1110-1184）、朱熹、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佚名《周易圖》，元代丁易東、張理、吳澄（1249-1333），明代初期趙撝

⁴ 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頁409。

⁵ 章潢《圖書編》輯收之易學圖式，主要在一至九卷之中，計一百七十三個圖式。其他各卷零星可見者，包括卷十八有二圖；卷二十一有一圖；卷二十二有九圖；卷二十三有一圖；卷二十四有一圖；卷二十七有一圖；卷六十八有三圖；卷七十有一圖；卷七十一有一圖；卷七十二有三圖；卷七十四有一圖；卷七十七有二圖；卷一一二有五圖；卷一一三有一圖；卷一一六有一圖。總《圖書編》之《易》圖約計二百零六幅。參見明·章潢：《圖書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8冊，卷1-9，頁1-361。餘各卷所見，不予贅記頁次。章潢《圖書編》為明萬曆癸丑年（41年，1613），由門人萬尚烈付梓成書。今存之善本，即現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癸丑年，涂鏡源等刊本。《圖書編》除《四庫全書》本外，另有明代涂鏡源等刊萬曆癸丑年（1613）刊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參照二本之內容，並無實然差異，唯《四庫全書》本字樣與圖式較為清晰，故本文《圖書編》全文與圖式所引，採《四庫全書》本，並以涂本進行參校。

⁶ 二家對比之概況，徐芹庭先生亦有述及。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頁426。

⁷ 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頁426-546。

⁸ 見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頁173。

謙（1351-1395）、韓邦奇（1479-1556）等重要圖說主張。與來知德同時並相識，二家所輯圖說，並多有相同者。輯收前人易學圖式，立為己意，鎔鑄成為屬於自己的新認識。在龐富的圖式理解中，〈河圖〉與〈洛書〉一系，為其重要之大宗。尤其〈河圖〉與〈洛書〉自先秦典籍之記載以來，與易學系統始終存在難解的糾葛，尤其至宋代開啟了密切的聯繫關係，成為宋代以後論《易》所要面對的重要元素與課題。章潢輯收「河洛」諸圖，綜理前人之說，提出諸多批判，在根準於傳統《易傳》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認識觀點，勾勒出具體的思想主張。因此，本文主要針對其〈河圖〉與〈洛書〉之有關思想，揀選重要之圖說，作為探討之主題，考索〈河圖〉、〈洛書〉相關圖說之可能發展衍化情形，述明有關圖說之具體內涵，耙梳其體現的陰陽變化之道的重要思想意義。

二、「河洛」圖式的廣納反省與專主「河十洛九」

〈河圖〉與〈洛書〉之學，從北宋以降，歷經南宋、元代至明代，不論在思想領域或是易學的發展，衍生繁富，接續不絕，數值結構為「河十洛九」或「河九洛十」，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章潢廣納眾圖，採取朱熹「河十洛九」之說，確立其以五行推衍為主要的思想觀點。

（一）廣納諸圖而證成於一本乎天道

章潢輯圖立說，其「河洛」系統之相關圖說，相涉之圖式至少包括〈古河圖〉、〈河圖〉、〈古洛書〉、〈洛書〉、〈太極河圖〉、〈河圖八卦〉、〈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河圖參兩參伍圖〉、〈洛書參伍參兩圖〉、〈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河圖之數〉、〈洛書之數〉、〈河圖數起一六〉、〈洛書九一相生數圖〉、〈河圖洛書十五生成之象圖〉、〈河圖具數之圖〉、〈河圖數起止圖〉、〈河圖數〉、〈河圖奇與偶合〉、〈洛書奇多偶少〉等二十三幅，雖諸多基礎觀念源自劉牧之說，但取朱熹「河十洛九」之主張，深受朱熹主流觀點之影響。有關之輯圖，章潢並非只是單純收錄眾圖，而是以其自身所確定的認識觀，對「河洛」之學的發展，進行反省批判與理解上的重構。

從輯收的圖式中，可以看到「河洛」之說的發展過程中，與「太極」、「先後天」之主

張相互融攝，並且主要結合數值衍說，將天地之數的陰陽思想，推擬五行生剋與方位、卦位之變，此正為宋代圖說的發展衍化之寫照；章潢並不再只是延續前說，對於不合於其根據《易傳》記載所確定的認識觀，提出理性的質問，例如〈河圖〉與〈洛書〉，本各展現其陰陽變化的自屬面向，二者不一定要強合，也毋須分出決然的異同。又如將〈河圖〉、〈洛書〉同〈太極圖〉乃至先後天圖說，進行會合並論，或雖可找到相合的觀念與元素，卻是不同指意主張的強合，混雜了知識系統的純粹性與原始性，也淆亂了天道之所指。不同之圖說，皆一本於天道，然各述其要，毋需指向盡同，亦不必相承相合。

接受朱熹與其從釋者的一部分主張，對象數主張進行釐清與詮解，而不停留在理學的論述脈絡上，對於內容思想的闡發，則帶有強烈的心學導向，例如，不論〈河圖〉或〈洛書〉，「一」皆居下，強調萬象淵識，惟藏於一心，指出「心藏則一得，一得而生生之機在我矣」。⁹類似之思想，後文再作論述。可以得知，圖書《易》說發展至此，章潢不免受到心學思想的浸染，走向心學詮義的進路；圖雖仍古，義已新變。

對〈河圖〉與〈洛書〉的理解，章潢並不將之視為超絕神秘的二物，此二者並無殊別，所展示的是天地造化之要則，他認為「天生神物，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天地變化，聖人不過效之而已；天垂象，見吉凶，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凡畫象係辭而斷吉凶，皆發明天道，以昭示斯人焉耳」。聖人所則準效法、比類運用的，是這些「神物」、象器所彰顯的自然之道，陰陽變化之法則，不論〈河圖〉或〈洛書〉，不論先天或後天，乃至聖人之《易》道，純在「一本乎天」，所以認識〈河圖〉與〈洛書〉，「莫要於法天」，¹⁰體悟天道之本色，認清造化自然之法則，才不會扭曲〈河圖〉與〈洛書〉的真義。只要合乎自然之道，不論以怎樣形式呈現的〈河圖〉與〈洛書〉之圖式，其造化之道、陰陽五行的運化規律，不會有任何改變，只是展現其不同視域的論述內容而已。

（二）接受朱熹一系「河十洛九」之說

「河圖」、「洛書」之名，傳載甚早，如《尚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鄭玄（127-200）以為「〈河圖〉、〈洛書〉皆龜龍銜負而出」；其他包括《禮記·禮運》、《竹書紀年》、《帝世紀》、《論衡·正說》、《淮南子·俶真》、《漢書·五行志》等等先秦兩漢典籍，以及諸緯書，

⁹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7。

¹⁰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頁524。

皆神乎其名，或為超驗的神祕性神物、祥瑞符應，乃至帝王之圖載江山寶器的典冊，卻不知其具體內容或性質之所以然者，¹¹歷來並附會其說，至宋初方創制而朗見其實。〈河圖〉、〈洛書〉以具體圖式內容展現，明確傳衍的文獻來源，主要來自朱震，於上皇帝書表中，直指陳搏傳至种放（955-1015），「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¹²〈河圖〉與〈洛書〉傳至劉牧確定其易學影響的重要地位。

朱震傳述劉牧之說，本「河九洛十」之主張，且從劉牧《易數鉤隱圖》所見，亦確為「河九洛十」，¹³其後丹道所傳，大抵主張此說。然而，朱熹繼朱震之後，其《周易本義》與《易學啟蒙》中，提出〈河圖〉十數、〈洛書〉九數的「河十洛九」之主張，《文公易說》中朱子指出「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¹⁴確定朱子所處時代，普遍以〈河圖〉取四十五數、〈洛書〉五十五數，但朱子考諸於古，取偽關朗（?-?）所著《關氏易傳》之說，¹⁵文獻所見，朱熹知其為偽，卻仍認為當以〈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為正確。至此之後，眾說紛紜，在其作為理學集大成者之主流學術地位的影響下，多數學者普遍接受此一觀念。¹⁶

章潢對〈河圖〉、〈洛書〉用數上的理解，採取朱熹一系之說，考索其由，首先引用孔安國（156?-74?B.C.）與劉歆（?-23B.C.）之說：

¹¹ 傳載「河圖」、「洛書」之名者，相關文獻資料十分龐富，不作細注。歷來學者多有針對有關文獻進行考索論述者，如宋代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即針對二者進行詳述。（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本圖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上，頁656-674。）元代吳澄《易纂言外翼》亦有詳考。（見元·吳澄：《易纂言外翼·易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頁667-675。）又如清代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胡渭《易圖明辨》、江慎修《河洛精蘊》等皆有詳細的考辨。歷來考論者眾，不作一一備載。有關歷來〈河圖〉、〈洛書〉之相關記載，詳細內容可參見陳睿宏：《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頁453。

¹² 見宋·朱震：《漢上易傳·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3。

¹³ 參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收入《正統道藏》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769-793。

¹⁴ 見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416。

¹⁵ 關朗，字子明，北魏人，關羽之玄孫。「河十洛九」之說，出於傳為關朗所著《關氏易傳》之中，惟是書《隋志》、《唐志》皆未載，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李淑《邯鄲圖書志》有其記，《中興書目》並載其名，且認為是阮逸詮次刊訂。陳師道《後山談叢》、何遜春《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指出《關氏易傳》為阮逸之偽作，並以其稿作示之蘇洵。參見清·永瑤、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頁160。

¹⁶ 有關朱震記載之傳授系譜，朱熹疑說改易，改作「河十洛九」之主張。並詳參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頁217-218。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時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肯定〈河圖〉與伏羲之畫八卦、〈洛書〉與大禹之《九疇》，有相互聯繫的關係。進一步取關朗、邵雍與朱熹之言，云：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¹⁷

接受原來朱熹所沿用的偽關子明《關氏易傳》載錄〈河圖〉十數、〈洛書〉九數之說，並以此聯結邵雍先天與後天之說，以〈河圖〉為圓圖，為歷紀天文之數，主以數見，伏羲因之而造作《易》說；〈洛書〉為方圖，正為畫立九州、井田之法，主以文見，夏禹因之而作《洪範九疇》。進一步取朱子之說，認為〈河圖〉以五生數統合五成數，以天地陰陽十數之全數，揭示其恆常布分之全體；〈洛書〉則以五陽數統領四陰數，天地九數各居其所，呈現其陰陽變化之用。兩者形成體與用之關係。

章潢並取蔡元定（1135-1198）之說，認為「〈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又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河圖〉十數、〈洛書〉九數，「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¹⁸〈河圖〉、〈洛書〉之數，不取劉牧之法，而用朱熹「河十洛九」之說，並認為〈河圖〉象天，行其左旋，取本陽數，合龍馬為陽物之象；〈洛書〉象地，行其右轉，取諸陰數，合神龜為陰物之象。此「〈河圖〉終於

¹⁷ 諸引文，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3。章潢所引，多數原文與朱熹所引同，或多有出於朱熹之說者。

¹⁸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3。此文與朱熹《周易本義》之載錄，完全一致，當摘自於此。見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628。

十，而〈洛書〉生於九，天尊地卑，陽全而陰損，則〈河圖〉多於〈洛書〉之數，以十數為體，以九數為用，乃「天理之自然」。¹⁹

三、「河洛」原圖衍義

〈河圖〉與〈洛書〉，合其五十五與四十五數為百，「天地萬物，生剋變化」，由是象構，所以「窮盡天地萬物變化之道」。²⁰原始〈河圖〉十數與〈洛書〉九數，構成如朱熹等人所傳之基本結構，²¹章潢並輯列其圖，除了世之通傳〈河圖〉與〈洛書〉外，又輯列〈古河圖〉與〈古洛書〉。在現有普遍見說之外，何以又有以「古」名者，古在別於今，原有古圖乃古人本於「造化法象」，以昭示其「消息盈虛之真機」，而儒家經典本失古圖，經「醫與養生家，其書籍幸免秦灰」，則「聖人之精蘊，賴以不泯」。²²諸圖之大義，分述如後。

（一）〈河圖〉布列之旨

〈河圖〉之前的〈古河圖〉，見圖 1 所示。²³此一圖式，與來知德所輯圖名同，而圖式形式又相近，且釋說內容並多有相同者，惟章潢內容較為詳實。來氏並於述文之末，提示「勉齋黃氏之言」，當有源於南宋朱熹女婿黃榦（1152-1221）之說。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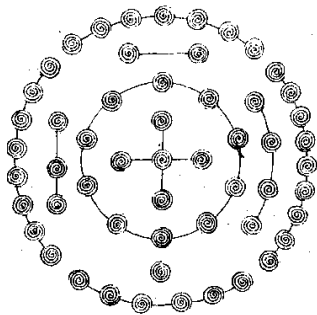


圖 1 古河圖

¹⁹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4。

²⁰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3。

²¹ 朱熹所輯〈河圖〉與〈洛書〉，見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圖》，頁 627。

²²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8。

²³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8。

²⁴ 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卷之末，頁 633。

章潢說明云：

龍馬出于河，馬身旋文，具五十五數，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聖人則馬身旋文，畫為〈河圖〉。然各點皆圈而旋轉者，亦取其象之圓而圈之，故名為「圖」也。若分開生成之數，以補四隅，則其象方而非圖之義矣。此圖與世所傳之圖異，故名〈古河圖〉云。²⁵

〈古河圖〉原象為龍馬，馬身旋立文理，成天地合數五十五之象，明白標示一與六居下，二與七處上，三與七位左，四與九立右，五與十在中。天地之數，兩兩同處一方，各個點畫呈現圓卷而旋轉之狀，形成一種圓圈之圖象；聖人則準此圖象，而畫為〈河圖〉，布現其總圖，亦以圓形為狀。認為若分開天地之數的生成之數，以觀其象為四正四隅之定位，則以方位方圖之今見〈河圖〉為顯，是失其原有〈河圖〉之義。章潢不斷強調，此圖原本於馬身之旋毛本為圓狀，以象天之圓，但「今之總圖已方其象」，²⁶即後傳之〈河圖〉已改變原有的實狀。

章潢認為此〈古河圖〉因醫藥、養生之家，得以幸存，即因丹道方技之書，得見其傳。「龍馬負圖，出于河中」，本造物者「開先之意」，²⁷現之以龍馬之象，龍馬制圖者，宋元之前，並不多見，至同時代稍晚如錢一本（1539-1610）《像抄》的〈馬圖〉、清代高雪君（1674-1707）復刻《易經來註圖解》的來氏之〈馬圖〉等，具體取馬象為圖。²⁸而以旋文立圖，圖近此〈古河圖〉者，同時期的楊時喬《周易全書》中所見之〈河圖〉即是。²⁹

今傳圖式與前此古者不同，故古者名為〈古河圖〉，今傳者直名為〈河圖〉，章潢輯收者見圖 2 所示。³⁰歷來學者多有見傳，每本於朱熹之說而申言者，如宋元時期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其子胡一桂（1247-？）《易學啟蒙翼傳》即是，明代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除了輯說前述之〈古河圖〉外，同立〈河圖〉，並與章潢同述「原圖說」一

²⁵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8。此文與來知德之圖文相同。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633。

²⁶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8。

²⁷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9。

²⁸ 來知德輯說以龍馬為象之圖式，名為〈馬圖〉，具體制為身立十數之龍馬之象。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497。

²⁹ 見明·楊時喬：《周易全書》，卷 1，轉引自李申、郭彧：《周易圖說總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4。

³⁰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9。

文，³¹可知二家圖說當有密切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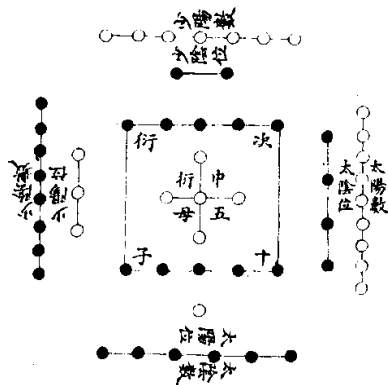


圖 2 河圖

章潢釋云：

〈河圖〉生數居內，成數居外，以一為始，陽生陰成，陰生陽成，內外相生，故五行各居其方，一六同宗居北，二七為朋居南，三八同道居東，四九為友居西，五十相守居中。然合而觀之，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一六水，生生不窮，左旋一周天也。此與前〈古河圖〉象異義同而方，則失其象並失其義矣。³²

陰陽生成數，一至五之生數居內，六至十之成數居外，以一居北為一切之開端，依序對應推衍，陰陽生成數兩兩並位，故為「陽生陰成，陰生陽成，內外相生」。天一生水與地六成之，共宗而居於北方；地二生火與天七成之，朋比而居於南方；天三生木與地八成之，同道而居於東方，地四生金與天九成之，為友而居於西方；天五生土與地十成之，相守而居於中央。一奇一隅、一陰一陽的兩數居於一方，五行配乎其間，合五位之相得。十數之兩兩相合，吉凶生乎其間，由動而後生成，生生不息，向左旋轉為一周天。

天地生成十數，始於「一」而終於「十」，「五」數則為「天地之中數、陰陽之總會」，故成數源自生數合「五」之得數，即章潢所謂「一乘五則六，故一六同位於北，其行為

³¹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8、635。

³²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9。

水；二乘五則七，故二七同位於南，其行為火；三乘五則八，故三八同位於東，其行為木；四乘五則九，故四九同位於西，其行為金；五乘五則十，故五十同位於中，其行為土」。奇偶陰陽相互並居類配，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由此五行之布列，見其相生之序，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循環不息，正為自然萬化之生生之道。³³

原〈古河圖〉為馬身旋文，顯現「陰陽之老少，奇耦之位數」，皆為「天地自然之文」。〈河圖〉以天地之數，立其五行之方位，為造物自然之道，後儒主張伏羲則準〈河圖〉而畫八卦，以虛其五與十為太極，奇耦各二十數為兩儀，以生數推立成數，成數立象，一、二、三、四之生數，成其六、七、八、九之成數，正為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老陽（九）之四象；「折四方之合，以存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成其八卦之義。〈河圖〉確因生數一、三、五成「九」純陽之老陽，與二、四成「六」純陰之老陰，行其「參天兩地」以「倚數」之用。但章漢認為不須將〈河圖〉與八卦之形成進行強合，聖人不必如此為之。至於伏羲之畫八卦，於此〈河圖〉數列布分，見其相合之處，本於天地之造化，「渾融透徹，隨其縱橫錯綜」，此能相互脗合者，亦為自然而成者，非刻意為之。³⁴

〈河圖〉主於五行之相生，又未嘗不顯其相尅者。「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盛於正南，極於正西；陰生於正南，長於正西，極於正北，終於正東」。自內至外，周而復始，為左旋一周天。生成數之布分，生數在內，成數在外，內外彼此相生，生生不窮，此〈河圖〉正顯為相生。然而，縱觀其陽生陰中，而陰生陽中，橫觀則為一、九太陽居於西北之位，二、八少陰居於東南之位，又以其布列可見西方之九分而為二、七，南方二、七又合為九，右轉知其未始不相克。生尅俱現，未嘗不並在，但〈河圖〉以相生為要，不能特以相克為本旨。³⁵

〈河圖〉顯其陰陽之氣化，特別反映在五行之氣，五行本為元氣滋化所生，一六之水，與二七之火，本相生而同源，同源而異用者，水性濕而燠火生，下行而蒸上，蒸上而鬯達至極，極而必降以成其寒其堅，則三八之木與四九之金成列，此木金正為水火之交。一六合水，首尾去其一，則中存其五；二七合火，首尾去其二，亦中存其五。金、木亦同於此。是水、火、木、金皆合「五」；五為陽土，合陰土十，土王四方，正「生生之始終」。陰陽乃至五行，各一其性，又無定其性，以成其變化之無端；五行相生，因「五」土而知之，

³³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9。又見明·章漢：《讀易雜記》，卷2，頁532。

³⁴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9-10。又見明·章漢：《讀易雜記》，卷2，頁532。

³⁵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7。

則「五」以虛見，「搏空為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為空，見空而不見塊」，在天地之後，又在天地之先。〈河圖〉所示，渾表此義。是君子之人，法天地自然之道，貴在「洞虛」，亦「未發」之旨。³⁶

（二）〈洛書〉分立之義

〈洛書〉之前，章潢亦有〈古洛書〉者，見圖3所示。³⁷此等圖式，章潢言傳於丹道方技之家，而元代學者多已見傳，如吳澄《易纂言》所載之〈洛書〉，圖式即相近；³⁸與章潢同時之楊時喬，其《周易全書》中諸多〈洛書〉圖樣，³⁹亦近於此。又，尤重要者，來知德並輯有圖名與圖式形式完全相同，且圖下引文亦同，⁴⁰雖然章潢之論述明顯較為詳實，但二家圖說之部分內容，應同為一源。



圖3 古洛書

章潢之說明云：

靈龜出於洛，龜身甲坼，具四十五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聖人則龜身之坼文，畫為〈洛書〉。然各點皆直如字畫者，亦取其象而畫之，故名為「書」也。若點數亦圈而圓，則非〈書〉之義矣。此〈書〉與世所傳

³⁶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0-11。

³⁷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1。

³⁸ 見元·吳澄：《易纂言外翼》，卷7，頁668。

³⁹ 楊時喬《周易全書》中相近之圖說，包括如〈洛書〉、〈洛書流行為對待圖〉、〈洛書奇數統偶數圖〉、〈洛書數奇合偶圖〉、〈圖書可以相通圖〉、〈洛書同河圖畫卦圖〉等十餘圖。轉引自李申、郭彧：《周易圖說總匯》，頁161-169。

⁴⁰ 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634。

之〈書〉異，故名為〈古洛書〉。⁴¹

〈古洛書〉取靈龜之象，⁴²合其「龜身甲坼」之四十五數。九數之布列，本於傳統「戴九履一」一文之說，表明天地九數之布列，縱橫十五數，即數學上所言三階幻方（魔方）的縱橫十五合數〔 $C=n(n^2+1)/2=3(3^2+1)=15$ 〕。十五數之結構，即宋元時期學者普遍取《繫辭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觀點，⁴³亦即一般所言之「小成之數」，以天地之數之生數，陽數一、三、五合為九，陰數二、四合為六，九與六合為十五。此十五合數，即「參天兩地」之合數，而其「參伍以變」之數變，「老陽變為少陰，其數八；老陰變為少陽，其數七。二少錯綜所變」，其合數亦十五，所以為「錯綜其數」，⁴⁴自然生衍，神妙其性。龜顯坼文，以九數布列，成其陰陽之變，為萬化之所由。取其坼文之象而畫直為書，名為〈洛書〉，惟此圖為古，故名〈古洛書〉。書象成其方，然九數以「點」圍其「圈而圓」，改直為圓，特別指出「非〈書〉之義」。

至於世傳之〈洛書〉，本於朱熹九數之圖式，見圖 4 所示。⁴⁵胡方平、胡一桂、來知德等人，多有相近之觀點，而來氏之說尤近。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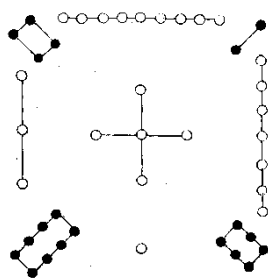


圖 4 洛書

⁴¹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1。又見卷 1，頁 28-29，亦有詳述。此文與來知德之圖文相同。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634。

⁴² 來知德另輯說以靈龜為象之圖式，名為〈龜書圖〉，龜背並立明九數。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497。

⁴³ 劉牧《易數鉤隱圖》以此圖為〈河圖〉，並以《繫辭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說法，作為數值化運用的思想來源，南宋前期朱震〈卦圖〉，《漢上易傳》並依此說立論。同時代之後的楊甲《六經圖》，以及佚名的《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皆本此思想主張。參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頁 794。又見宋·朱震：〈卦圖〉，《漢上易傳》，卷上，頁 308-309。又見宋·佚名：《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卷上，頁 664-665。《六經圖》與《大易象數鉤深圖》圖文皆近《周易圖》，不作贅注。

⁴⁴ 參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 2，頁 532。

⁴⁵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2。

⁴⁶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9、635。

圖釋云：

〈洛書〉陽居四正，陰居四隅，以五為主，而始於一。雖中間無十，而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縱橫皆十數焉。但五行逆則相克，其數本之合而觀之，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中五土，中五土克一六水，右轉一周天也。⁴⁷

強調〈洛書〉九數「各居其所」，以五奇數，統領四偶數。⁴⁸一、三、七、九等四陽數居於四正之位，二、四、六、八等四陰數則居於四隅之位。「五」數居中為主，「一」為陰陽萬化之始。成數之用，皆含有「五」，〈洛書〉布列之陰陽變化，亦以「五」常用其中，重視以五為主的運數主張。天地十數，「十」當居中而缺，實則縱橫一與九、三與七、二與八、四與六，皆合為十數。陰陽數列之五行逆行為相克，即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餘依序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為一周天之循環。章潢特別專主於陰陽變化的五行生剋，在〈河圖〉為相生，在〈洛書〉為相克關係。

〈洛書〉同見五行之生剋，但以相剋為本。「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極於正南，消於正西；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盛於東北，終於西北」。皆陽統乎陰而行，周而復始，為右旋一周天。細觀其數位，又可見「九退為七，八退為六，火金易位，逆行則克」，固不能以此稱〈洛書〉僅立其相克之關係。「陽數則三、八、一、六，陰數則七、二、九、四」；就陽位而言，為陽左陰右，陰位則為陰左陽右，勢當本為相逆之關係。但是，實觀四正四隅之列位，陽居於四正，陰居於四隅，土行冲和王四方而以五為主，合陰生陽，合陽生陰，相生相息；又況乎南方之九，分為二、七，西方之二、七，合而為九，未始不在相生。雖是如此，亦不能稱言〈洛書〉主於相生之法。⁴⁹

至於歷來以《尚書·洪範》言天賜予禹以《洪範九疇》，並作為〈洛書〉形成之來源，章潢認為是無據之說，若要強說二者的相同，則在於同為九數，同具五行的關係。〈洛書〉以陰陽九數範圍天下之事物，而能無窮盡者，必「不待《洪範》而自明」，毋須一一強合。一般又有以其虛中之「五」數為太極，以奇耦各居二十為兩儀，以「一、二、三、四，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稱言「四象」，又以「四方之正，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為兌、震、巽、艮」，藉以稱合八卦。認為此附會牽扯之說，

⁴⁷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2。

⁴⁸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2。

⁴⁹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7-8。

失〈洛書〉之真。⁵⁰被視為附會之說者，早見於劉牧，至朱震詳繼其說，以〈洛書〉龜形顯其象，現其八卦、五行、天地之數，八卦以茲畫定。縱橫十五數，象徵天地陰陽之用，十五數隱於天地之數當中。以生數合成數，結合推蓍衍數的六、七、八、九數之用，又即「兩儀生四象」的老陰、少陽、少陰、老陽四象之用。陰陽氣壯之數「七」與「八」合數為十五，氣究之數「九」與「六」合數亦十五，正為〈洛書〉九宮縱橫之數。⁵¹〈河圖〉與〈洛書〉進而與先後天相合立說，典型者如朱元昇（?-?）於《三易備遺》中即創成體系。⁵²歷來多有繼此說者，但此一說法，顯然為章潢所否定。

四、天地日月之交

太極一元，作為渾含未分之氣，陰陽對待流行，正顯其天地日月之盈虛消息。天地之數作為陰陽推布、五行生剋之氣化結構，本身即陰陽氣化流行之展現，布成〈河圖〉與〈洛書〉之不同形態，除了有順逆與生剋之不同外，亦展現其天地之交與日月之交的殊分。章潢輯釋〈河圖天地交〉與〈洛書日月交〉，以彰明其義。

（一）〈河圖〉顯其天地之交

章潢輯〈河圖天地交〉之圖，見圖 5 所示。⁵³此一圖式與名稱，與來知德所輯完全相同，應屬同一來源圖式，而且來氏之說明全文，同於章潢圖文的一部分，而章潢文說更為龐富。⁵⁴

⁵⁰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2-14。

⁵¹ 參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卷 7，頁 235。

⁵² 參見宋·朱元昇：《三易備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⁵³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2。

⁵⁴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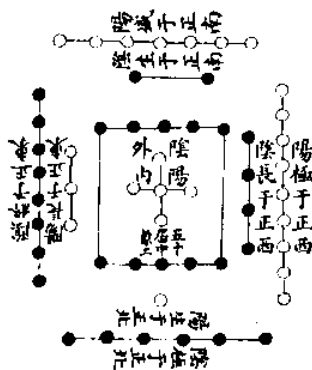


圖 5 河圖天地交

章潢針對其基本結構，說明云：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見矣。⁵⁵

以天地之數作為陰陽推布、五行生剋氣化之所由。〈河圖〉以一、三、七、九的陽數布列，象徵天之象；二、四、六、八的陰數布列，象徵地之象。奇偶位次相接，正為天地陰陽之相交。

〈河圖〉的天地之交，即氣之相交升降，「順暢化機」，本於陰陽五行之相生，正如其引泰卦而言者，即「小往大來，內陽外陰，天地交而萬物通」之義。以天地之數的全數合五十五為體，則日月以天地為體，此體數相對於日月四十五用數則有餘。⁵⁶

從陰陽變化與五行方位觀之，〈河圖〉以「陽生於正北，長於正東，盛於正南，極於正西」，而「陰生於正南，長於正西，極於正北，終於正東」，陰陽運行四正之間，升降變化，周而復始。同時，「陽生於下，自下而上；陰生於上，自上而下」，則一、六與二、七，皆陽上而陰下，而三、八與四、九，皆陰左而陽右。五與十為土象，居於中位，同屬於陽內陰外之位。此陰陽奇偶作為關照天地之升降盈虛，則〈河圖〉必然為天地之交而毋待一絲安排。⁵⁷章潢並另輯立〈河圖數起一六〉圖式，詳明數列由一六北方始起的圓神變化，展現天地交變的「入乘靜機，出乘動機」，「動靜有常」，「流行不息」之道。⁵⁸與此〈河圖

⁵⁵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2。

⁵⁶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3。

⁵⁷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3。

⁵⁸ 該圖式與說明，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7，頁184-185。

天地交」圖說之數列蘊意相同。

（二）〈洛書〉明其日月之交

章潢另輯〈洛書日月交〉之圖，見圖 6 所示。⁵⁹此一圖式與名稱，又與來知德所輯亦同一來源圖式，來氏述文亦同於章潢詳細內容之一部分。⁶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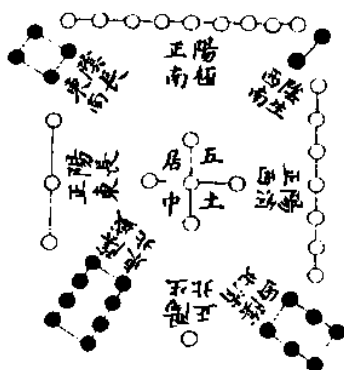


圖 6 洛書日月交

章潢開宗明義概說其要，云：

一、三、七、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見矣。⁶¹

〈洛書〉關注於以一、三、七、九之陽數，為天陽之耀顯，亦日之象；以二、四、六、八之陰數，為月體之象，藉由奇偶位次之別，展現日月相交之實狀。

〈洛書〉的日月之交，即日月以形之相互摩盪，「逆還元化」，本於陰陽五行之相剋，亦如其引《易傳》之說，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以天地四十五數為用，即天地以日月為用，則此一用數，相對於天地五十五體數，則為不足。⁶²

以「一」陽生於北，長於正東，極於正南，消於正西；「二」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盛於東北，而終於西北。如此日月「錯行代明，周而復始」。又以陽生於東而消於西，陰

⁵⁹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2。

⁶⁰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505。

⁶¹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2。

⁶²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23。

生於西而望於東，則「一、六相推成七」，為日月上升之象。又「九」與「四」相推而為十三，則又成乎「三」；「三」與「八」相推為十一，則又成乎「一」。此為日月下沈之象。再而「一、五相推成六」，而復還其元。⁶³此數推之說，章潢另立〈洛書九一相生數圖〉中，並作詳細申明，強調數之始終循環，正為自然的變化之道。⁶⁴〈洛書〉數列展示日月之交，奇偶之相互推衍，以觀日月之升降，其出沒消息之變化，「不待一毫矯強布置」，⁶⁵此即謂〈洛書〉為日月之交。

五、「河洛」與「太極」、「先後天」相繫衍說

陳搏一系易學圖說之傳衍，從劉牧之「河洛」、邵雍的先後天，到周敦頤的〈太極圖〉，姑且不論三家前傳之可能情形，然至三家已成其理論體系，並產生學術上之重大影響與發展之作用，不同的宇宙圖式理論，漸漸走向融攝與彼此的相互聯繫關係，進而衍生更多之圖說。例如南宋楊甲《六經圖》、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輯收相同圖式的舊有〈太極圖〉，⁶⁶明確建構太極之化生與後天八卦布分之體系，並為元代李簡（？-？）⁶⁷、熊良輔（1310-1380）、明代胡世安（？-1663）等諸家所傳。⁶⁷又如南宋鄭東卿（？-？）傳〈太極貫一之圖〉，將〈太極圖〉的概念與先天八卦結合，並為南宋以降諸家所輯說。⁶⁸又如朱元昇（？-？）《三易備遺》肯定先天、中天與後天等三《易》，不離〈河圖〉與〈洛書〉之運用，可謂今傳文獻所能企及，將「河洛」與先後天合流會通而成一完整體系的第一人。⁶⁹至此以後，元明時期，已成為普遍之常說。然而，章潢輯說〈河圖〉、〈洛書〉與〈太極圖〉或先後天之學的聯結圖式，取前人諸圖，並不在傳述或繼承前人之主張，而是

⁶³ 括弧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3。

⁶⁴ 該圖與有關說明，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7，頁175-176。

⁶⁵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3。

⁶⁶ 參見宋·楊甲撰，宋·毛邦翰補：《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140。又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上，頁3。又見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663。

⁶⁷ 參見元代李簡《學易記》中之〈易有太極圖〉、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圖》中之〈楊氏（鼎卿）太極圖〉、明代胡世安《大易則通》中的〈後天太極圖〉，諸家雖圖名相異，但實皆同於此舊有之〈太極圖〉。諸家所傳之八卦分布，並有直稱「後天八卦」者。

⁶⁸ 鄭東卿圖說，參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2。又見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664。

⁶⁹ 參見宋·朱元昇：《三易備遺》。通書建構完整之體系，成為今傳將〈河圖〉、〈洛書〉與先後天進行嚴密結合之典範。

針對有關圖式進行反思與批判，反對將不同的思想體系作刻意的穿鑿結合，強調其合繫附會之謬。至於各種圖說間有其共通的思想觀念，本為造化之道的本然，為自然之共則，不假一毫之減損，當有相同之處，且所同者為自然之道。⁷⁰以下就其輯說之相關圖式進行說明。

（一）太極圖式與〈河圖〉之相合

章潢輯說太極圖式思想與〈河圖〉之合圖，名為〈太極河圖〉，見圖 7 所示。⁷¹此一圖式與名稱，與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所列相同，⁷²而且來氏之釋說全文，皆同於章潢所述，惟章潢言說周詳，內容多出一二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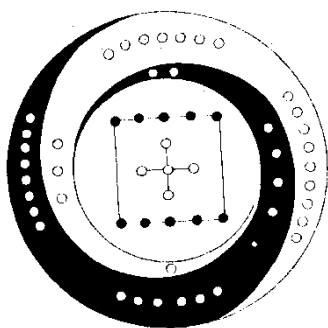


圖 7 太極河圖

章潢描述太極之義，同《易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道，有其陰陽不測之神妙無窮者，寂寥不可捉摸，卻能成就萬形萬象。顯之以象，即一奇一耦，布分陰陽，「由微不至著，循環無端」。⁷³太極一體，為萬化之源，萬有不離乎太極，展現其生生之妙，而此太極妙道，為「千古之心傳」，⁷⁴則「心為太極」，⁷⁵太極之體「備於吾之身心」，⁷⁶一切陰陽變化，「寂感一心」，⁷⁷以心為體而證成一切，氣化道體，落入心學之範疇。

⁷⁰ 章潢強調諸圖說皆有共通之思想觀念，本為造化之道的本然，為自然之共則，此共通思想或自然共則，章潢雖未明指其所以然者，然從其圖說所見，不外乎為陰陽造化、流行對待，乃至五行運化之觀點，而其自然之道的體證，終在回歸本心。有關之思想，在其圖說中每可見述。

⁷¹ 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9。

⁷² 參見明·來知德：《來註易經圖解》，卷之末，頁 498。

⁷³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5。

⁷⁴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3。

⁷⁵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7。

⁷⁶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6。

⁷⁷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8。

釋說此一圖式，肯定「太極，一也；太極中之陰陽奇耦，亦一也」，宇宙自然本源於太極一氣，雖殊分陰陽，仍一元於太極，故圖式中之陰陽布分，仍一元於太極。此種思想觀念與思維認識，合於圖式之展示，並無異議。太極本為陰陽之道，而〈河圖〉展示的也是陰陽布分的宇宙自然之造化之道，二者同於一元之道，變化之理、根源之性同一，然而「太極自為太極，〈河圖〉自為〈河圖〉」，⁷⁸不能囿於同道，而順己之見，硬將二者強合並說。一旦分而釋之，又恐各圖其道而強作割裂。

因此，章潢認為此圖即〈河圖〉，不附加太極之巧攝，而是自然之同合。此圖所表述的「陰陽交會，奇耦位數」，與太極及其內顯的兩儀、四象之變，不期而合。所相合者，潛心觀之，雖然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為陽在上而陰在下；三、八雖位在左側，四、九位在右側，其實皆以陰在左而陽在右。又，雖五生數統領五成數，其實狀為生數在內而成數在外。又，雖然「陰陽皆自內達外」，其實陽奇之數一、三、七、九，與陰偶之數二、四、六、八，皆同樣「自微而漸盛」。不論〈太極圖〉或〈河圖〉，皆本於天地之道，聖人因本此道，模寫制用，以啟後人。〈河圖〉展示純粹的天地之道，為古代帝王聖賢所重，圖式形態，若天地自然一般，「亦有所不能違」者，所以「欲分裂某幾點，置之某處」，必將更亂之而無所依從，原圖既定，固不必旁心新制，悟道在於己身，否則圖式終有不完備處。同樣的，觀念之啟迪與透析，亦非執說不明，如一般言其「虛中五十無位之說」，亦非決然無定位，五與十之位，正說明此「陰陽合於中心」之位，列位土行，又為「天地之中氣」，達觀之士當能知此義。⁷⁹〈河圖〉固在〈河圖〉，毋需徒增〈太極圖〉，以擾其純、亂其義。

（二）「河洛」與先後天聯繫之說

章潢專取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之四圖，包括〈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見圖 8）、〈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見圖 9）、〈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見圖 10）、〈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見圖 11）等圖，⁸⁰進行申說。

⁷⁸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9。

⁷⁹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9-20。

⁸⁰ 四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2，頁 78-79。並見於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6-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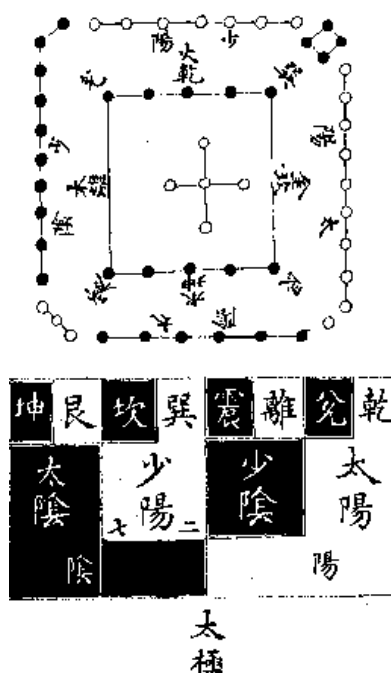


圖 8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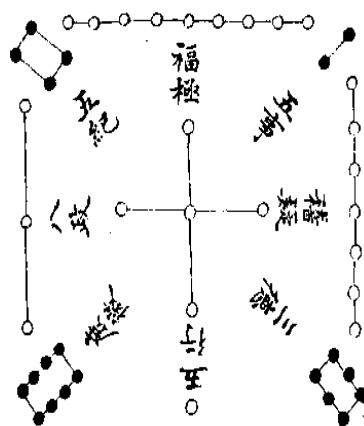


圖 9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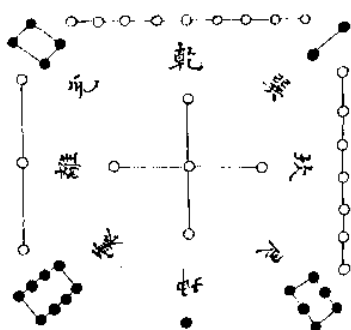


圖 10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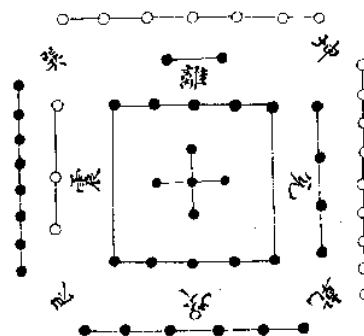


圖 11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章潢輯說此四圖，並不在表彰或闡發〈河圖〉與〈洛書〉如何可以合理的與先後天進行融攝而立說，而是藉胡方平乃至其子胡一桂之主張，批評前儒刻意雜揉二種不同的主張為一，胡氏一系，前推至黃榦乃至朱熹，包括其間與胡方平同時的朱元昇，倡「河九洛十」，尤特將之與先後天具體合構，成為此般併論的典型理論體系，章潢反對此法，認為「玉齋胡氏，因宋儒諸說而通釋之」，「強合之非，不待辨矣」，⁸¹圖式構說，不合原有立論之實

⁸¹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78。

狀。

有關圖 8〈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原來胡方平分釋上下二圖，以下圖為伏羲先天八卦的橫圖，是「卦畫之成」，而上圖則將先天八卦之圓圖併合於〈河圖〉，為「卦氣之運」；認為以卦配數的相配之用，形成離、震、艮、坤能夠合同，而乾、兌、巽、坎則相異，之所以成其如此，在於「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所致。⁸²至於圖 9〈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胡方平此一圖式，肯定大禹依〈洛書〉而作《洪範九疇》，並具體成其配形，指出考本於朱熹之論已見完備；其九宮數之配位，正為《尚書·洪範》所敘者，即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證，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用事，布分九宮。⁸³

胡方平釋說〈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圖 10)，認為先天八卦之布列，乾、兌二卦，「生於老陽之四、九」之位，離、震二卦，「生於少陰之三、八」之位，巽、坎二卦，「生於少陽之二、七」之位，艮、坤二卦，「生於老陰之一、六」之位，先天八卦之屬位，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相合。⁸⁴胡方平又釋說〈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圖 11)，後天八卦方位之布列，坎卦居一、六水位，離卦居二、七火位，震卦與巽卦居三、八木位，乾卦與兌卦居四、九金位，坤卦與艮卦居五、十土位，後天八卦之處位，「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進一步認為〈河圖〉與〈洛書〉「相為經緯」，而先後天八卦又「相為表裏」。⁸⁵

然而，章潢認為胡氏之說，伏羲則準〈河圖〉成其先天八卦，大禹則準〈洛書〉而作《九疇》，其實況本已難明，張揚篤定的具體立陳，恐有不洽。將〈洛書〉屬於先天八卦，〈河圖〉屬於後天八卦，已為穿鑿附會的無據之說，而且，其說看似精微合理，但深究其實，則多見舛謬。⁸⁶

章潢明確的指出，「《易》匪取則〈河圖〉，《範》匪取則〈洛書〉」，不論伏羲畫八卦之《易》道系統，或是大禹所制之《九疇》之法，皆非取則依準於〈河圖〉與〈洛書〉。其具體之理由：

1.從《繫辭傳》所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證，聖人所則準者為龍馬身上之「旋文五十五數」以制為〈河圖〉，則準於靈龜甲背上之「直文四十五數」而為〈洛書〉。

⁸² 參見於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6。

⁸³ 相關論述與《尚書·洪範》引文，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

⁸⁴ 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同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2，頁 78。

⁸⁵ 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頁 657。同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2，頁 79。

⁸⁶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2，頁 78-79。

〈河圖〉與〈洛書〉之形成，便在於此陰陽五行之數用。

2.從《繫辭傳》論及伏羲仰觀俯察、遠近取物，法象之用而始作八卦，未嘗言及取則於〈河圖〉者；《尚書·洪範》稱大禹治水，「彝倫攸敘，故天錫以《九疇》」，亦未嘗論及取則於〈洛書〉。

3.《易》卦分先天與後天，有其卦位不同之屬性，寧知《易傳》所言「大哉乾元，乃統天」，「至哉坤元，乃順承天」，以合其義，則以乾坤分先後天，並無不可者。至若以先天八卦合〈洛書〉之數，後天八卦合〈河圖〉之數，此未免即採〈河圖〉與〈洛書〉之數來分先後天，不合《易》道實義。

4.若已知前述胡方平等宋元學者所言，先天八卦以乾、兌生於老陽四、九之位等八卦之云云，後天八卦以坎卦居一、六水位等八卦之云云者，若真合聖人則準〈河圖〉與〈洛書〉而為畫卦之意，則其「數與位，皆不可易」，但實際上於〈河圖〉所見，為一艮、二兌、三震、四巽、六坤、七乾、八離、九坎；而〈洛書〉所見，為一坎、二巽、三離、四兌、六艮、七坤、八震、九乾。處位之數不同，所由為何？⁸⁷

是知，〈河圖〉與〈洛書〉，固不相契合，亦不必同一，為聖人不同之制圖，示明其所執之象義，而龐富的變化之道，又不必以一圖而周全，若刻意將數圖相合，恐有曲解與混晦天道與聖意之虞。

六、〈河圖〉與〈洛書〉五行生剋運化的一致之道

〈河圖〉與〈洛書〉圖式形式雖有別，又雖有五行生剋之異，然其造化之道同，顯微而無間。〈河圖〉與〈洛書〉主要在展現數列運用下的陰陽五行之變化，見其造化流行，而終歸於人心之自展。

（一）終始變化於以一為本

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所謂「夫道一而已矣」，章潢肯定「天下之道本乎一」，道通為「一」，「一」為「生生之本」，「一之性自生也，非有使之生者」。其所以為「一」者，「先天地而不知其所以始，後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終」，終始天地之一切，無所不包，不知其所由，而能成為「天下之大本，生生不息之真機」。因此，天地萬有之本源，可以萬態呈現，而其流行變化之主要之結構或樣態，固不以單一形態或是某種展現即可周全，則

⁸⁷ 相關之論述，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79-81。

〈河圖〉與〈洛書〉所展示的陰陽奇偶與象數面貌，亦「不必強同」。然而，元初起始，作為一切之開端，「未始不同者」，以其「一之居乎下」，不論〈河圖〉或〈洛書〉，皆以「一」居於北方下位。以「一」為始，陰陽化生，陰陽異性，萬化殊別，「生生化化，成始成終，莫知端倪」。⁸⁸章潢屢屢強調，「〈圖〉、〈書〉、《易》卦，皆起於下之一，一者何也？造化之真精也」。⁸⁹「一」作為陰陽造化之源，一種純粹原真之氣，萬物終始之變，莫不由「一」。

不論〈河圖〉或〈洛書〉，以「一」為北，為陽生之始，〈河圖〉成其相生的天地順化之交，而〈洛書〉成其相剋的日月逆化之交，其升降盈虛、出沒消息，⁹⁰以一為本，變化殊分，溯其本，仍在此一。

（二）生生之先於以水為源

陰陽萬化始於「一」，「一」之性位為水，而五行推變，則亦源於水。⁹¹不論〈河圖〉或〈洛書〉，天地之數的布列，正為陰陽五行之流行，二圖並無殊別。展示的五行關係，正是陰陽老少之別，至於東、西、南、北、中之方，即金、木、水、火、土之位。又其一至十的天地之數，亦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數。此陰陽之變、五行之化，為「天地自然之象數」，聖人不過因以畫卦，仍在於五行所合八卦之象，即「一、六為水，坎也；二、七為火，離也；三、八為木，震、巽也；四、九為金，兌、乾也；五、十為土，艮、坤也」。此陰陽五行之概念，〈河圖〉與〈洛書〉皆同。惟〈河圖〉特顯在相生，〈洛書〉則在相克之道。生克之關係，「有生必有剋，而剋之正所以生之也」，乃自然造化之神妙所在。⁹²萬化起於「一」，即《繫辭傳》所言天地陰陽數列，以天一為首，正為章潢所謂的「天一生水，氣初動也」，⁹³水行始先，流行有常，非「聖人以己意為之圖」，⁹⁴為自然之本性。

⁸⁸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5-16。

⁸⁹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2，頁531。

⁹⁰ 參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2-23。

⁹¹ 古人以五行為五種氣性，聯結方位與時間，現存文獻早見於《尚書·洪範》序水、火、木、金、土，以氣化原於流濕之水，合北方濕冷之性，故五行以水為原初，春秋、戰國時期當已為普遍的概念，故有如出土文獻《太一生水》一文之出，以太一之水具有泛根源性之意義。漢魏以降，易學之知識系統中，結合天地之數的運用，天地之數合五行，以水為始，成為不變的觀點，如《子夏易傳》即指出天地陰陽之氣，「相生合而相成，為水、火、木、金、土也。天地萬物未始相離也，試於形變而論之，本乎天一降氣而得地，聚之為水，其肇為胚也，水內剛而外柔，故生於天之一而成於地之六，因其一生而依其胚而為胎，胎者自得其溫氣也」。（見舊題周·卜子夏：《子夏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頁98。）並依次為火、木、金、土之相生相成。歷代易學家，依此法而定說。

⁹²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4-15。

⁹³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2，頁532。

⁹⁴ 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2，頁530。

〈河圖〉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始於下之一、六水行，左轉而三、八木，木再生二、七火，再而火生五、十土，再而土生四、九金，再而金生一、六水。〈河圖〉五行相生，終始本於「一」。〈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位乎中」，仍始於下，右轉而行，則由一、六水尅二、七火，再而火尅四、九金，再而金尅三、八木，再而木尅五土，再而土尅一、六水。〈洛書〉五行相尅，其終始亦本乎「一」。

「一」為生數之始，有一即有二、三、四、五，而後成數以象形見用，故「一」始為氣，為「生之原質」；以此天一行氣而生水，而為「造化之生機」。⁹⁵水行始見，五行布生，氣化生尅有則；〈河圖〉與〈洛書〉雖五行生尅不同，但始於「一」始於「水」在下，二者是一致的。五行以水為始，強調「凡物之初生，其形皆水，而水為萬物之原，乃有生之最先」，一切初生皆形於水，水為有生之最先，故「造化自然之妙，雖欲異之不可得矣」。

96

（三）生尅有別而造化相合

宇宙自然的造化，陰陽對待流行之道，「周流不滯，變化莫測」，則自然之道以象見，固不可執於定象，自然之道可以意會，卻不能以己之意而拘限之。聖人仰觀俯察，遠近取物，立象畫卦，成象盡意，所以「意會天地之造化」，⁹⁷而模寫立說〈河圖〉與〈洛書〉，非執於一法，而在盡此造化之道之主體本色，特別表現在五行運化上，尤其已如前述的五行生尅關係。

〈河圖〉與〈洛書〉同在述道，其明顯之不同者，「〈圖〉圓而〈書〉方，〈圖〉旋而〈書〉坼，〈圖〉五十五數〈書〉四十五數」，雖是如此，其深義皆同在闡釋五行運化之法。章漢特別說明五行屬象屬性，云：

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腎，為精為智，在數為一、六，在卦為坎，在支干為壬癸、為亥子是也。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心，為神為禮，在數為二、七，在卦為離，在支干為丙丁、為己午是也。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肝，為魂為仁，在數為三、八，在卦為震、巽，在支干為甲乙、為寅卯是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肺，為魄為義，在數為四、九，在卦為兌、乾，在支干為庚辛、為申酉是也。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為脾，為意為信，在數為五、十，在卦為艮、

⁹⁵ 括弧引文，見明·章漢：《讀易雜記》，卷2，頁532。

⁹⁶ 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5-16。

⁹⁷ 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6。

坤，在支干為戊巳、為辰戌丑未是也。

以表列呈現，即如表 1 所示：

表 1 章潢五行說象性統計表

五行本象	在天之象	在地之象	在人之象	德象	用數	用卦	用干支
水	寒	水	腎	精、智	一、六	坎	壬癸、亥子
火	熱	火	心	神、禮	二、七	離	丙丁、己午
木	風	木	肝	魂、仁	三、八	震、巽	甲乙、寅卯
金	燥	金	肺	魄、義	四、九	兌、乾	庚辛、申酉
土	濕	土	脾	意、信	五、十	艮、坤	戊巳、辰戌丑未

〈河圖〉與〈洛書〉，雖圖式有別，但五行之性不變，五行之象得以萬化。〈河圖〉之五行運動，左旋而相生，〈洛書〉右旋而相尅，此「一生一尅，消息盈虛，如環無端」，正為五行之本來屬性，也為「天地化機，自然之運」，非聖人絲毫之己意可以改變的。〈河圖〉顯其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立卦與象，則為坎、離、震、兌，精、神、魂、魄，彼此相互對待而順行。〈洛書〉見其相尅，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又尅水，此相尅而逆行。⁹⁸此生尅之義，前已屢述，主生主尅，各殊其性，為二運動變化之重要差別。

〈河圖〉與〈洛書〉雖有相生與相尅之別，但造化自然之運並不相違，乃因宇宙自然「陰陽剛柔，翕闔迭運，生尅順逆，往來互根，一寒一暑」，一歲之功由是而成，時空變化，寒暑呼吸，並不相悖逆，亦不相戾斥，必當相互表裡，正如陰陽合和之用，為芸芸萬物之孚誠之象。⁹⁹如此而言，〈河圖〉與〈洛書〉合道，相契一元，正顯其造化自然之實。

（四）吾身自在與吾心自展

聖人畫象示人以〈河圖〉和〈洛書〉，指說或有偏重，然同言陰陽五行之氣化，「如合一轍」，終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精一無以加」，非嘐嘐之言或彌繁失旨之說所能改。體察此〈河圖〉與〈洛書〉所展現的根本大道，見其天地之心，不遠外求，必在修吾自身，

⁹⁸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7-18。

⁹⁹ 見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1，頁 18。

默識〈圖〉、〈書〉同一，本無不同者，而「體備於吾之身」。¹⁰⁰理解〈河圖〉與〈洛書〉之實質內涵，二者本無紛擾，證悟在己，終落於心學的認識，以自身本心見其道。

〈河圖〉與〈洛書〉衍顯萬象，萬象之幾，察乎一心。一心之所主，於〈河圖〉、〈洛書〉之數言，即居下之「一」，以為生生之所本者；宇宙實象如斯，入於人事，以人體道，洞悉渾渾，即在一心。一心能明，則萬象不忒。章漢以邵雍之言，論造化元初的無極，指稱「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即〈河圖〉與〈洛書〉以一居下，「而坤、坎之位不可易」之狀；因為蔽於象，則失其造化大義；惟有「極深研幾，不蔽于象，則淵可識」，其淵識在心，心澄明而不為象所掩，定其一心，其一可得，「一得而生生之機在我」，¹⁰¹我在一心，造化深幾，廓然可道。

〈河圖〉與〈洛書〉之和合轉化，〈河圖〉陰陽五行之左旋運化，則有以「鼓造物之出機」，資始成物，由無而有，始於一而成萬形，得以浩浩無窮。至若〈洛書〉，行其右旋，「鼓造物之入機」，終亦能「歸根復命，自有而無，自萬而一」，此又所以淵淵其渺而莫之能測。知此二者，體用同源，「〈河圖〉非有餘，〈洛書〉非不足」，因隨其五行之變化，〈河圖〉與〈洛書〉，「莫非一元之周流」，非為二別，故「一本萬殊，參伍錯綜，顯微無間」。

〈河圖〉與〈洛書〉體用相合，而天地生吾身，吾身復本天地，則〈河圖〉與〈洛書〉亦在吾身而自在。因此，「吾人性命之實體」，正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機括」，¹⁰²而〈河圖〉、〈洛書〉所展，陰陽五行之造化一道，寂感於一心，知言知象，忘言忘象，專識於〈河圖〉與〈洛書〉，又不囿於此。

〈河圖〉與〈洛書〉，各展現其天地之交與日月之交，章漢仍歸於「吾人性命之理」，以《易》卦序列運變而言，六十四卦行其「姤復之機」，即六十四卦陰陽始行於姤、復二卦，正為陰陽五行變化之道，也是回歸人身之性命，倘能反身洗心，「退藏於密」，知「天地交而一陽含於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體」，陽始陰生，「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如此陰陽五行生剋之神妙之性，已不在〈河圖〉與〈洛書〉之本身，而在於吾之己身，窮理盡性，便在吾心。¹⁰³

七、結論

¹⁰⁰ 參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6。又參見明·章漢：《讀易雜記》，卷2，頁542。

¹⁰¹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6-17。

¹⁰² 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18-19。

¹⁰³ 見括弧引文與相關說明，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1，頁24。

章潢輯說〈河圖〉與〈洛書〉之相關圖式，從對前人觀念的接受運用、批判轉化下，確立其對「河洛」之學的新理解，綜合前文所述，鳩理重點如下：

（一）有關「河洛」方面之圖式，章潢輯收前人圖說，與朱熹一系多有相涉，尤其對黃榦、胡方平、胡一桂等人，相關文獻的擷取運用，又尤其與同時期相識交遊的來知德，二家所輯圖說，多有相同者，包括〈古河圖〉、〈古洛書〉、〈河圖〉、〈洛書〉、〈太極河圖〉、〈河圖天地交圖〉、〈洛書日月交圖〉等圖式，尚包括針對數值而論之圖式，〈河洛數起一六〉、〈河圖奇與偶合〉、〈洛書奇多偶少〉等圖亦相同。二家輯圖，所識相近，卻又各有所本，彼此可能之淵源或相仿關係，難以斷明；惟圖式論釋，章潢尤為詳細，思想性亦高，並導向心性之說的範疇，特為明確。

（二）屬於宋代的圖書之學，不論圖式結構之理解，思想之論述，皆有了不同的改變，反映出章潢運用前人的圖式與材料，既有擇選繼承朱熹一系之說，並有創新之新詮釋觀點；相關圖式的認識，把握在以《易傳》作為重要依持的文獻根據下，展現出新的反省與批判。

（三）天地之間，陰陽氣化之運行，和合有序之生生法則，由〈河圖〉天地陰陽之數列結構，表徵其流行運動狀態，十數佈散，生數統其成數，左轉而行，生成全數圓滿無盈虧；〈洛書〉數列布行，五陽統四陰而右轉，九數成其天地之變通活數，得其無窮盡之道。

¹⁰⁴二圖並顯造化之道，同而異，異而同，構成有機的宇宙時空圖式。

（四）原〈古河圖〉為圓象，而〈古洛圖〉為方象，圓以象天為星，方以象地為土，然今傳〈河圖〉卻改圓為方，〈洛書〉改方為圓，失古人命名取象之本旨。而且，上古本無書契，以圖象見傳，則圖象卦畫皆傳自上古，肯定〈河圖〉、〈洛書〉上古既在，而為醫藥方技之士所續存。

（五）強調〈河圖〉、〈洛書〉與陰陽五行的密切關係，並以關注五行的變化，作為理解二圖制作自然造化之結構，這種觀念並非章潢所首創，早在劉牧的圖說中已有詳言，¹⁰⁵只不過章潢改變劉牧之用數，並有別於歷代對「河洛」的理解取向，更強調五行的生剋關係，成為二圖說詮釋造化生成的主要思想。

（六）章潢認為聖人則準龍馬旋文畫為〈河圖〉，取法靈龜之坼文畫為〈洛書〉之用，並非以之畫卦，其天地陰陽之數，亦非強作鉤連牽搭，主之以合太極、兩儀、四象，乃至八卦的畫卦之由，甚至強合先後天卦位，此皆屬穿鑿附會者。〈河圖〉與〈洛書〉，主要在於顯其陰陽變化的生剋關係。雖見其生剋之別，然而〈河圖〉左旋相生，右轉亦未始不相剋；〈洛書〉右旋相生，逆行又相剋。故〈河圖〉與〈洛書〉同見陰陽之流行，天地之造

¹⁰⁴ 〈河圖〉全數無盈虧，〈洛書〉九數得以變通之無窮盡者，《圖書編》中多見此一大義，具體之說明，參見明·章潢：《讀易雜記》，卷4，頁571。

¹⁰⁵ 參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772-774；卷下，789-790。

化，並各展其道，自有相互脗合者，毋需滯泥於象數之上，辨其異同。

（七）造化之道，「周流六虛，變動不居」，¹⁰⁶本非以象數可以盡其意，亦非以思議言說可以窮其旨，聖人垂訓立教，顯明於《易》，不論〈河圖〉或〈洛書〉，不論先天或後天，或各有所指，或各有其意向，或又有其相通者，但若後人每每刻意牽扯，比擬相合，恐致陰陽變化之道，道德性命之理，愈加支詎混雜，隱晦難明。

（八）《圖書編》作為一部蒐羅引據古今文獻的龐富類書，誠屬難能可貴，然關注〈河圖〉與〈洛書〉的相關圖式與引文，卻未能標明出處，部分論述難以確認是否原出於己；雖類書龐雜宏博，一一列明出處確顯煩瑣，且當時學術環境也無嚴謹之規範，又引述之內容，也大致不影響自身主體思想之詮釋，但若從嚴格的標準觀之，仍有奪人書義之嫌，難免引起疵議。

¹⁰⁶ 此《易傳》之說，轉見明·章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79。

徵引文獻

古籍

- 周・卜子夏 Bu Zixia：《子夏易傳》*Zi Xia Yi Zhuan*，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朱震 Zhu Zhen：《漢上易傳》*Han Shang Yi Zhuan*，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朱熹 Zhu Xi：《原本周易本義》*Yuan Ben Zhou Yi Ben Y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朱元昇 Zhu Yuansheng：《三易備遺》*San Yi Bei Y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2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朱鑑 Zhu Jian：《文公易說》*Wen Gong Yi Shuo*，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佚名 Yi Ming：《大易象數鉤深圖》*Da Yi Xiang Shu Gou Shen T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2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佚名 Yi Ming：《周易圖》*Zhou Yi Tu*，收入《正統道藏》*Zheng Tong Dao Cang* 第 4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胡方平 Hu Fangping：《易學啟蒙通釋》*Yi Xue Qi Meng Tong Sh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2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楊甲 Yang Jia 撰，宋・毛邦翰 Mao Banghan 補：《六經圖》*Liu Jing T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8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劉牧 Liu Mu：《易數鉤隱圖》*Yi Shu Gou Yin Tu*，收入《正統道藏》*Zheng Tong Dao Cang* 第 4

-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元·吳澄 Wu Cheng：《易纂言外翼》*Yi Zuan Yan Wai Y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2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明·來知德 Lai Zhide：《來註易經圖解》*Lai Zhu Yi Jing Tu Jie*（北京 Beijing：中央編譯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2010 年）。
- 明·章潢 Zhang Huang：《讀易雜記》*Du Yi Za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 年）。
- 明·章潢 Zhang Huang：《圖書編》*Tu Shu Bian*（國家圖書館藏涂鏡源等刊本，萬曆 41 年）。
- 明·章潢 Zhang Huang：《圖書編》*Tu Shu Bian*，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968-97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紀昀 Ji Yun 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 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清·陳宏緒 Chen Hongxu：《江域名蹟》*Jiang Cheng Ming J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8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撰：《明史》*Mi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

近人論著

- 李申 Li Shen、郭彧 Guo Yu：《周易圖說總匯》*Zhou Yi Tu Shuo Zong Hui*（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 施維 Shi Wei：《周易八卦圖解》*Zhou Yi Ba Gua Tu Jie*（成都 Cheng Du：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2003 年）。
- 徐芹庭 Xu Qinting：《易圖源流》*Yi Tu Yuan Liu*（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Chinese Bookstore，2008 年）。
- 郭彧 Guo Yu：《易圖講座》*Yi Tu Jiang Zuo*（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

陳睿宏 Chen Ruihong：《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Yili, Xiang-Shu, and Tu-Shu — A Study on Zhu Zhen's Yi Theory*（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2011 年）。

陳睿宏 Chen Ruihong：《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The Study on Yi-Diagrams in Dayi-xiangshu-goushentu and Zhouyi-tu*（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2016 年）。

On Zhang Huang's Theory on Hetu and Luoshu in *Tushubian*

Chen, Rui-hong

(Received November 6, 2017 ; Accepted October 9, 2018)

Abstract

Zhang Huang (1526-1608) compiled a large number of Yixue diagrams devised by his predecessors and gave his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m in his *Tushubian*. Among these complex and large-scale diagrams, Hetu and Luoshu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Hetu and Luoshu have had complicated and tangl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Yixue system, which was revealed in the classics as early a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tangled relationships grew into even strong bonds in Song Dynasty and have become an element and a subject that Yi philosophers had to deal with ever since.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Yizhuan*, by collecting various Yi diagrams and analyzed his predecessors' theories, Zhang constructed his theory and put forward concrete proposals concerning these diagrams. Therefore, with the focus on Zhang's theory related to Hetu and Luoshu,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der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ushuo related to Hetu and Luoshu,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Zhang's theory, and comb through his proposals related to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ange of yin and yang, and explore the important meanings they convey.

Keywords: Zhang Huang, *Tushubian*, Hetu, Luoshu, Xian-hou-tian, Tu-shu Yixue, *I Cing*

